

东 潜 文 稿

[清]赵一清摇撰

罗仲辉摇校点

本书说明

《东潜文稿》二卷 ,共收录清代学者赵一清各体文章七十三篇。赵一清 ,字诚夫 ,浙江仁和 (今杭州市)人。因其先祖曾侨居上虞县之东潜村 ,故其尝自署 “东潜 ” ,人称其为 “东潜先生 ”。

赵氏先世为赵宋宗室 ,南渡后先后流寓绍兴、归安、上虞等地 ,后定居杭州。自南宋到清初 ,赵氏 “耕读不辍 ” ,世世书香。一清父亲赵昱号谷林 ,叔父赵信号意林 ,并以诗文名世 ,与厉鹗、杭世骏、全祖望等相唱和 ,时称文坛 “二林 ”。赵昱兄弟淡于功名 ,酷喜藏书。筑小山堂藏书数万卷 ,几与著名藏书家扬州马曰■ 小玲珑山馆相敌埒。

一清自幼受家学熏陶 ,青年时即以文章闻名 , “一时词章之士莫于抗手 ”。虽挂名于国子监 ,却不以科举仕途为念 ,终生潜心治学。主要著作有 《水经注释》四十卷、《水经注刊误》十二卷、《三国志补注》六十五卷、《直隶河渠志》一百三十二卷 (后经戴震删定为一百零二卷)、《东潜文稿》二卷和 《小山堂藏书目》二卷。

一清学术受到清初浙东学派的影响 ,治学务求 “经世致用 ”、“有裨于治理 ”。这在其文集中 《书徐贞明遗事》、《辨正汉书地理志》诸篇表现得最为明显。

《东潜文稿》共有两种刊本 ,一是乾隆五十九年 (一七九四)小山堂家刻本 ,二是光绪年间 《木犀轩丛书续刻》本。家刻本经一清子赵德元等校刊 ,印制较精。书中于清代诸帝及 “国朝 ”等字前均留空格 ,以示尊崇 ,同时避康、雍、乾三帝之御名。“玄 ”本字改作 “元 ” ,作偏旁时缺笔作 “𠂔 ” ,如 “𠂔 ”、“𠂔 ”、“𠂔 ”、“𠂔 ”等。“燁 ”改作 “曄 ” ,或缺笔作

“𡩊”。 “胤”缺笔作“𡩊”，“弘”改作“宏”，“曆”改作“歷”、或“𡩊”。丛书本文字及空格、避讳等一如家刻本，毫无改动，同时又避嘉、道、同、光四帝御名。“𡩊”缺笔作“𡩊”，“𡩊”缺笔作“𡩊”，“寧”缺笔作“𡩊”，“淳”缺笔作“𡩊”，又兼避“恬”字，缺笔作“𡩊”。

此次点校，以两种刊本互相对校，除将上述因避讳而改动的文字改正外，又取消了原文中的空格。对于原文中明显错字的改正，以及怀疑舛误之处，均于校勘记中注明。

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罗仲辉校点整理。

【目录】

本书说明

杭序 轼

谢序 轼

卷上 轼

摇秋水赋以霞散成绮江净如

练为韵 轼

摇环水楼赋有序 轼

摇钦奉颁发大清会典颂有

序 轼

摇平西颂并序 轼

摇洪范五行连珠各一首 轼

摇水经注释序 轼

摇辽史拾遗序 轼

摇营庭录序 轼

摇春鳧诗稿序 轼

摇续泉志序 轼

摇募修真武院疏引 轼

摇恒游记 轼

摇翼然亭记代 轼

摇重建龙冈书院碑记代 轼

摇新建定武书院碑记代 轼

摇重修定州同房村蚂蚱庙碑

记代 轼

摇重修羊太傅祖墓祠堂记

代 轼

摇松吹书堂记 轼

摇小隐园记 轼

摇外氏世次记 轼

摇大母朱太君安葬记 轼

摇重书旷亭记 轼

摇宋忠义柳先生传代 轼

摇明江西参议钱喜起传改汪

□本 轼

摇刘义士传子羽与新城王尚

书友善。阮亭答其《怀

诗》有“想象高吟罢，鲸

鱼跋浪惊”之句，亦闻人

也。轼

摇赵瑾叔传 轼

摇符药林先生传 轼

摇邢孝贞妇传 轼

摇曹烈妇传代汤卫源 轼

摇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工部尚

书铁岩公行状征君命代

作 轼

卷下 轶猿

摇楚庄王入陈非霸讨论 轶猿

摇楚鬥宜申为君讨贼论 轶猿

摇吴蜀兵势论一 轶猿

摇吴蜀兵势论二 轶猿

摇吴蜀兵势论三 轶猿

摇蜀先主论 轶猿

摇张昭论 轶猿

摇陆逊论 轶猿

摇田畴论一 轶猿

摇田畴论二 轶猿

摇杜预论 轶猿

摇诸葛忠武侯隆中考 轶猿

摇关壮繆封爵考 轶猿

摇泰山五汶考一 轶猿

摇泰山五汶考二 轶猿

摇泰山五汶考三 轶猿

摇泰山五汶考四 轶猿

摇泰山五汶考五 轶猿

摇卢奴水考 轶猿

摇浙学源流考 轶猿

摇唐书褚河南世系考 轶猿

摇蒲将军非棘蒲侯辨一 轶猿

摇蒲将军非棘蒲侯辨二 轶猿

摇蒲将军非棘蒲侯辨三 轶猿

摇辨正汉书地理志一 轶猿

摇辨正汉书地理志二 轶猿

摇辨正汉书地理志三 轶猿

摇西湖非明圣湖辨 轶猿

摇西伯戡黎说一 轶猿

摇西伯戡黎说二 轶猿

摇西伯戡黎说三 轶猿

摇补正左传逸文二则说 轶猿

摇读公羊传说 轶猿

摇大夫奉使长子家老从行

说 轶猿

摇徐邈中圣人说 轶猿

摇疏消文大二邑积水议 轶猿

摇答禹贡三江震泽问 轶猿

摇书徐贞明遗事 轶猿

摇叙武林金石录遗事 轶猿

摇书李固传后 轶猿

摇宋刻九经字样跋 轶猿

摇黄夫人谪词 轶猿

摇亡女哀谪 轶猿

摇谢启昆 敬题东潜先生文集

后二首 轶猿

东潜文稿序

吾友赵君诚夫，敦敦几案，不杂他嗜。读书既多，著书益广，所为文辞日益奥衍。其目之所注，虽有幽蹟微隐之处，皆能昭然晰之而无疑。其思之所注，虽有耆儒魁士之说，皆能岸然辟之而不顾。世之人方适适然惊其浩沔，畏其风议，则以为文辞之工也云尔。呜呼！吾所谓工者，岂谓其能猎百氏之辞与其调哉？吾未见不空百氏之所有而能谓之工者也，亦未有不兼百氏之所有而能空百氏之所有者也。王介甫之自言曰：“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工女无所不问，然后于《经》能知其大体而无疑。”介甫之文具在，深求其所读与所问，则固枵然无一有也。夫枵然一无所有，则何以谓之介甫矣？而介甫之所以为介甫者，则非以其能读之、能问之，而谓其能空之也。诚夫之文，于介甫不类。世之人卒亦未尝以介甫目之，即作者亦不敢自目为介甫也。而吾独以为能为介甫之文者，诚夫也。何也？为已能兼百氏之所有也。夫兼百氏之所有，而吾即以为能为介甫。非为介甫者之若此易易也，为夫无介甫之所有，而妍妍然即蘄至于介甫者之多，是所谓反踵却行，愈求而愈不至者也。而诚夫已能兼其所有。若此，则吾之所期于诚夫者，岂徒以其能兼之矣乎？而诚夫曰：“未能也，子益我。”吾犹蘄至乎兼之云尔。

杭人杭世骏撰。

摇

吾友复堂辑其尊甫东潜先生遗文凡若干首，为集若干卷，属余序之。先生家杭州，自其先世多积书，世传“赵氏小山堂”者也。先生于书无所不读，为考据之学深浩不可涯涘。然世之称先生者，尤推其邃于地理。自国朝亭林顾氏、潜丘阎氏、东樵胡氏诸家为地学，尤号卓绝。先生既晚出，博与之等，而精或过之。时或摘诸家之短著为论说，今犹往往散见于集中，其邃于地学良然。然余观先生所为文，大抵务为根柢。故其综揽百氏，反复辨难，以归于精核。他文无不类然，又非独地理而已。

先生尝著《水经注释》五十二卷，既行于世。乾隆三十有八年，有诏开四库馆，搜访天下图籍，于是所著《水经注释》录入中秘。而是集独以未编辑，不获进。文章之显于世，其先后迟速，岂亦有数存乎其间者耶？余读先生集，尤善所言水利事，以为非经生所能道。虽其事未可卒行，然未尝不伟其识。观先生《韦徐贞明遗事》一篇，指画详悉，犁然具有本末，直可施行，亦可以知其言之不诬矣。夫言有裨于治理，乃立言之大者。余故表而出之，以俟后之读先生集者。

南康谢启昆。

东潜文稿卷上

仁和赵一清 诚夫

秋水赋以霞散成绮江净如练为韵

当金□之司序，属桂影之渐加，望盈盈其若即，思渺渺而无涯。欣对夕阳波底，映来一抹红霞。清气上资于西颢，玄言远契于南华。此诚九秋之佳胜，而观于水者之有独夸也。若夫羨良辰之可待，等物理乎同观，钓巨鳌于东海，狎驯鸥于湖畔，清取类于芙蕖，明比象于银汉。来作乘槎之客，机石可寻；才闻唱晚之舟，菱歌未散。尔乃方塘凝碧，宛在一泓，轻云浦远，略约溪横。景物呈露，悠然目成，是固宇宙之要眇而取之而莫争也。方其气敛神恬，情殷兴起，纵孤棹而夷犹，聆清言而徙倚。学人以之澄心，高士以之洗耳。人共乐胥，具曰予美。快微风之澹淡，拟縠纹之如绮。镜拭而不受尘侵，笏滑而不汙泥滓。倘能诵乎秋水之篇，直欲继前贤之芳轨。时则清霜戒寒，白露横江，水石乍激，飞沫交撞，天风相遇，声流淙淙。文成自然，工在寡双。推乎行险之由，揽乎涵空之胜，极天地之变蕃，将游目而寓兴。泯知识于忘机，惬素怀以相证。涉川上以流连，涤烦襟而逾净。已而天籁作，人籁静，微微凉吹，柳外烟销，湛湛清华，槛边月映。潜听蟋蟀之鸣阶，鹤唳长空而声应。夫水之为物也，积于太虚，迤汇为泽，习坎成渠。及其□洞浩漭，又焉测其所如斯昼夜之不舍？

随盈缩于蟾蜍 绎庚辛之名义 每致慨于递运之乘除 尚难穷于至道。躬返息于幽居 乃为之歌曰 秋扶疏兮光萦转 水流洁兮横匹练。写秋怀兮怀独真 德之明兮馨可荐。又歌曰 石齿齿兮湍洄漩 渚千里兮驶如电。波伏不惊兮风徐来 江上峰青兮人不见。

环水楼赋有序

粤以上章敦牂之岁 律中无射之月 勃海公以盛年伟略 持节瀛州。使院之西偏有楼曰“环水” 盖九十九淀之汇流、七十二沽之归墟也。徘徊瞻眺 明灭似见。夫蓬莱宾从 风流觴咏 时临乎爽垲。身非太虚之才 宁堪作赋 公具眉山之雅 爰诏陈词。赋曰：

神京之东 九河之间 清、淇、洹、漳、滹、易、洙、濡之水积焉。滹沱呕夷 实惟大川 同归于海 津流通天。使院之设 嵯榷是专 渠展之斥 以煮以煎。公余宴息 结楼西偏 四周临水 如环之圜。渺望无垠 逍遥偃仰。使君听政之暇 旷览极目 顾而乐之。属余樗散 斐然有词。进阴铿而琢句 异王粲之登楼。地分雄于畿甸 郡卓萃乎方州。重屋竦桀于霄汉 飞清交映乎雕甍。俯察品类之冥茫 恍若崇岳之视培娄也。尔其层甍倒影 束宇相承。栌榭嵯峨以崛起 井干森布而□腾。纳八风之■ ■ 吹万顷之鬣髻。公玉献明堂之图 旋筑宫于汶上。杨侯题水晶之句 征妙咏于吴兴。若夫掘鲤之淀 丁字之沽 圣女采樵之地 郎君担生之区 石称神曰 河号诃摩。邢子■ 之记载 嘉名夙擅。许元度之托兴 好景难摹。羯勒据漂榆之城 利尽斥卤 阿瞒通渠沟之口 泽遍雕奴。蜃气绰约于扶桑 鸾驭翱翔于姑余。缅兹楼之瑰怪 惟一水之萦纡。兰砌金铺 升辰上日 酒肴杂陈 管弦凝密。学曼倩之诙谐 借江郎之彩笔。张茂先叙神异之经 陶弘景乐隐居之室。绿窗朱槛 排云连栈。月当流处 横空匹练之秋

山,可招来想象芙蓉之瓣,怡情适志,销忧忘患。而况心虚不竞,目远能明。冰持玉莹,时和治成。如镜斯茹,如衡斯平。满而不溢,巍而不倾。选梁园之佳客,作君子之颂声。使君曰善,吾将勒之贞珉而永以诒后人也。

钦奉颁发大清会典颂有序

雍正十二年

臣闻书契之作,用代结绳。功德之崇,必由制度。古制自夏《政典》、《周官经》而后明且备矣。若《汉官仪》、《唐六典》、《通典》、《政要》、《会要》、《宋政范》、《宝训》、《国典》、《台迹统类》、《元典章》、《通制》、《经世大法》^①,皆本祖训,贻为孙谋。君咨臣儆,克无怠荒。迨明弘治十年,始仿《会要》集成《会典》,刊于正德,续修于嘉靖、万历两朝。重等球璧,永垂睿哲之规。颁示臣工,尽是贤能之法守。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丕握灵符,诞膺宝。真人出于辽水,帝子降于龙沙。躬著戎衣,迈岐之累德。手提尺剑,类丰沛之勃兴。

太宗文皇帝,负宸当阳,既共怀乎粹表,御图出震,又大启其昌期。绳准阴阳,方滋元气。主持圭鬯,若辟洪初。

世祖章皇帝,历数承尧,讴歌归禹,诞敷文德,载纘武功,驾驭风云,驱驰黑虎。命百战百胜之将,动九天九地之师,一举而关陇底平,再举而江南即下。旋乾转坤,左日右月。廓氛雾于寰区,出黎元于涂炭。中国有圣人,无思不服。王者大一统,咸与维新。凡此开国之勋猷,悉属当官之纪载。

我圣祖仁皇帝,日新盛德,天纵多能。仁风翔洽于九垓,惠泽周流乎六幕。紫宫运德,风来南面之薰。黄幄凝神,星拱北辰之照。瞻海岳以呈华,协龟龙而兆庆。六十年厚泽,虽丹书碧篆

莫罄其详。一二日万几 ,惟金匱石室乃传之久。诚所谓建其有极 ,荡乎无名者矣。

钦惟我皇上 ,聪明作后 ,兢业法天。德奉三无 ,实范围于元化 ;功安九有 ,思参像乎隆平。西被东渐 ,庆万方之齐轨 ;南谐北燮 ,调六气以咸钧。灵襟开而垂拱成 ,宝思集而经纶创。方策布于来兹 ,鸿编勒于昭代。特命儒臣纂修《会典》。显谟承烈 ,皆有与天合撰之床 ;缕晰条分 ,无非率祖攸行之事。小大毕陈 ,远迩靡间。百官以之得序 ,百姓以之平章。于是和风畅 ,玉烛调 ;泰阶平 ,金鉴上。福祚灵长 ,神基崇峻。兼道网德 ,纲而具举 ;极上蟠下 ,际以为功。良法美意 ,奉为仪型 ;博采广稽 ,臻乎纯粹。

臣遭逢盛世 ,愿近清光。仰咫尺之天颜 ,睹昭回于云汉。益抒爱戴之诚 ,共迪太和之化。自惭陋质 ,敢缀芜词 ;弥著虔恭 ,用扬懿美。颂曰 :

允矣大清 ,赫赫明明。文教既广 ,鉅典用成。于以慎罚 ,予以休兵。乐歌《大雅》 ,历颁始正。明堂清庙 ,黼藻□□。纂修撰述 ,定为章程。章程世守 ,入告我后。我后圣神 ,惟德惟懋。抱义戴仁 ,礼耕学耨。化惟日新 ,人惟求旧。为龙为光 ,宣昭宇宙。至人首出 ,辽海之东。奄有方夏 ,薄伐西戎。指挥克定 ,告厥成功。列圣继绳 ,文武之泽。作民父母 ,有闻自昔。既忠且厚 ,皇天是格。得其根荄 ,威福惟辟。涧瀍营洛 ,史逸作册。自时厥后 ,代有图籍。照临怙冒 ,施及蛮貊。航海梯山 ,来供玉帛。遵彼周行 ,动罔不臧。王道荡荡 ,圣谟洋洋。知所损益 ,陈其纪纲。监于成宪 ,不愆不忘。治民只惧 ,受命溥将。光绍休烈 ,一有元良。小臣钦翼 ,稽首答扬。万年永保 ,有道之长。

平摇西摇颂并序

粤惟我圣清之受命延洪也 ,以武功平大乱 ,以文德柔远人。

薄海内外,悉主悉臣,制礼作乐,百年于兹。休养生息,天帙地载。皇帝御极之二十年,西戎即叙,乃驾紫虬,升黄凤,秉玉戚,临青丘。歼厥渠魁,胁从罔治。部落裨王,交臂屈膝。献俘太庙,大赦天下。甚盛烈也!在昔噶尔丹者,逖居西部,狼顾鸱张。我圣祖仁皇帝亲总六师,龚行天伐。■牙授律,斩温禺而勒铭,执居次以返旆。不欲穷兵黩武,示以宽大,予以生全。杂种潜滋,背恩悖德,策旺阿拉布坦跳梁于前,准噶尔稔恶于后。世宗宪皇帝赫然震怒,命卫、霍之将,赐《韬》、《铃》之略。严斥堠,列亭障。□旄翼如游龙,金鼓殷而夺日。梯冲翔舞,钩盾纷连。瓠脱不烟,穹庐扫迹。气压天骄,拳缩悚惕。夫以日月临炤之明、海山涵负之量,视兹小丑,置于画外。虽汉文之答匈奴,光武之辞马武,不是过也。

皇帝睿智■聪,仁武不杀,神羊立陞,平路生庭。乃准部遗孽达瓦齐,躬行弑逆,党与披离。爰兴问罪之师,大奋乾刚之断。上膺天佑,俯顺輿情。数乱常之虐,殄安忍之凶。扶植纪纲,剿除残寇。旷乎泱泱荡荡之怀,纳诸皞皞熙熙之域。万帐归心,兆人悦服。其有识时弃暴慕化输诚者,金缯冠佩以荣之,酒醴笙簧以乐之,旌异之典至优渥矣。锡之爵禄,谋及室家。雉窝鼠穴,敢窃穷荒,蠕动翾飞,咸入编户。尊于彼俗曰“天可汗”,奉于中朝曰“大皇帝”。尔乃游魂无所,束手待诛。徽索齐斧,伸脰绊足。坐之纛下,衅之军鼓。因风燎原,以汤沃雪。投石糜□,决水建瓴。骇轰嘈□,哧咤彭■。后不淹时,威行绝漠。纘圣祖、世宗之绪,廓千秋万岁之基,善继善述,孝莫大焉。《书》曰“兼弱攻昧,取乱侮亡”,言事有可乘也。《诗》曰“六月栖栖,戎车既饬”,言时不可失也。昔汉帝朝,呼韩邪朝于甘泉宫^①。幸长平坂,诏单于毋谒,位在诸侯王上。唐宗服咄摩支,建牙郁督军山,颉利请臣,为幸灵州,次于泾阳。张燕高会,置朱提瓶,潜泉浮酒,转受百斛饒盎,回纥数千人饮之不能尽。虽皆昭垂史册,方

之今日,宁足多与?我皇上用力如此之少,戡乱如此之神,若霖雨,若安衽席。当与颡頡平黎,虞舜格苗,成汤祝网,周文因垒。比隆齐洁三代之上,区区汉唐曾何足云!

夫史岑汉臣也,出师犹进颂焉。柳宗元唐臣也,平淮西犹奏雅焉。臣浙中下士,才能不逮前人。而盛世鸿功,光于往代。伏读明诏,不胜欢忭。谨拜手稽首而献颂曰:

于铄王师,动而待时。贼臣作孽,解体分支。用张挾伐,谁曰不宜?螳臂之当,适为我遗。庙堂算略,士夫宿饱。翠盖逶迤,龙媒□裹。龟筮叶从,先机之兆。吉迎日逐,并护北道。一月三捷,星流电扫。帝曰俞哉,长驱直捣。篡弑之逆,其恶则一。帝曰罔赦,急击勿失。抱马而迎,肉袒而出。汝毋狃胜,汝毋违律。予惟汝功,汝其往率。六郡良家,三辅少年。引关蹶张,所向无前。鸣鼓厉角,扬兵九天。桓桓定远,戎事克缵。水涉蒲昌,山逾箭筈。抚剑伊吾,取马大宛。延寿子公,继此或罕。乃犁其庭,聿彰天刑。如入酒国,醉者亦醒。眉扬太白,角敛狼星。建表设饵,殄厥封豕。车书混同,咸吾赤子。葱岭榆溪,近在户□。赉予优崇,赏格莫比。罪人斯得,头悬藁街。谷蠡当户,奔走偕来。我皇之威,如霆如雷。我皇之仁,如江如淮。曰作不顺,则杀其躯。革面革心,后来其苏。宜禾渔泽,咸拱帝都。尔佃尔田,尔宅尔区。戎兵克诘,声教覃敷。始而集议,众口纷争。皇心是谋,惟断乃成。昆蛟感惠,为毒为亭。亿万斯年,福我圣清。

洪范五行连珠各一首

盖闻天一发源,泽流于润下。坎爻中满,履位于北方。味别作咸,音更协而成羽。声入为听,德又合于能聪。是以畴衍为九天,以锡夫夏王,律中于冬神,实配夫元冥。黑旂辨服,聿有叶光纪之名。河伯效灵,共推水德王之制。

盖闻地二施功 , 焕光华于炎上。离中虚画 , 出听治于南门。作苦味殊 , 音乃协而成徵。见远惟视 , 德又合于能明。是以议礼偶愆两观之灾 , 书于鲁史 ; 任贤勿贰 , 知人之哲 , 美于唐尧。

盖闻天数惟三 , 形乃像于曲直。帝出乎震 , 色取类于玄黄。味则作酸 , 音实中而为角。事则为貌 , 义有当于能恭。是以句芒主正青帝司年 , 祝融代之而生物 ; 正月娵訾 , 二月降娄 , 大梁合之而同躔。

盖闻地数四生象乃取诸从革 , 兑为秋正 , 火渐退而西流。味则作辛 , 商实中于正律。言以为事 , 义有当于能从。是以或语而偷 , 或语而傲 , 出诸口而即见 ; 或辞之辑 , 或辞之悻 , 验诸身而足征。

盖闻天五生土 , 先知稼穡之艰难。《洛书》六篇 , 数起黄钟之宫律。味甘而作和羹 , 盐梅是辅。思通而希睿圣 , 夫妇与能。是以寄王四时 , 实为万类之根本 , 统元、三正 , 肇开人事之首先。有坎离既济之功 , 水火不相射。居兑震中央之位 , 雷雨当其时。

水经注释序

盈天地之间 , 数物有万 , 而物莫不始于一。《说文》部叙始一终亥。徐楚金曰 : “一 , 天地之始也 ; 一 , 气之化也。天一生水 , 而地六成之。五行之次 , 惟水最先。此易数与箕畴互相发也 , 故水浮天而载地。”元气之布濩 , 筋脉之流通 , 昔贤撰述尊之曰 “经” , 酈氏条分诂之曰 “注” 。 审其远近之端 , 详其小大之势。于是源流之径趣 , 归宿之殊区 , 所谓经水、枝水、川水者 , 百世悠悠如指诸掌。《唐六典》云 “天下水泉三亿三万五十九” , 盖若是之夥也 ! 观夫善长之为人 , 志气刚毅 , 故起例谨严 , 博览群书 , 故驰词纉发。以视江左诸公习尚浮华 , 竞夸雕组 , 殆羞与绛灌为伍矣。后之职志方輿者 , 如李弘宪、乐永言、王正仲之流 , 莫不掇其

菁华奉为蓍蔡。其间缺失五卷,始记于《崇文总目》。暨宋南渡,中原文献或失其传,学士大夫罕言其义。虽尝补于元,刊于明,日月浸久,讹舛实多。南州朱郁仪中尉起而笺之,疑人之所难疑,发人之所未发,论者以为三百年来有数之作。余爱之重之,忘其固陋,而为之释。释之云者,所以存朱氏之是,兼弼邠亭之违也。录取片长,便成佳证,助之张目,足为快心。若夫笺有缪戾,则削而投之,所遗漏则补之。别为刊误,不欲麀入卷中,惑人视听。间关岁月,始勒成编。

余因思水之为道也,由人之治与不治耳。治之则为利甚溥,不治则为患甚钜。而是书又在人之能读与否耳。善读者,追惟古帝泽水警予之心,用致地平天成之业。而况农田水利之兴,庆流于宗社,泽被于生民。关中郑国之渠,秦所以卒兼诸侯也。塞下宜禾之府,汉所以遂威绝域也。陈协代龙之堰,安平沁口之埽,智通在我,云雨由人。干戈扰攘之际,曷尝废浚遏之勤乎!且夫李冰之平湍崖,杨涣之开石牛,周君光泷水之勋,张景明漳河之绩,载籍书之,于今为烈。彼杜君卿之不揆颠末,横肆讥平,卤莽灭裂,斯已过矣。呜呼!八枝代绝,九画茫茫,河身南徙,淮不敌黄。二渠不酬,四渎或亡。岂天数之使然,抑人谋之不臧也。若乃□章绘句,蹑影希声,规索枕中之秘,窃侈谈柄之助。风斯愈下,吾无取焉。

辽史拾遗序

辽之有史何也?金承辽,元承金,相次迭兴。元既统一区宇,因命修《辽史》,与宋、金并列之而三也。推其初,灰牛氏之部落,始广枯骨化形,载猪服豕,怪诞之词,君子不道。迨阿保机兼八部之雄,君臣创造,相与畴咨,峻烈渊谋,巍乎焕矣。后主凉德,弗克负荷。兴替之感,亦足以昭垂史册,取鉴来兹。顾当脱

脱等纂辑时，辽之文献无征，简率弗称，识者病之。同里厉征君，博学好古，学者称为“樊榭先生”。尝以《辽史》缺略太甚，毕中身之业，详注而辨证之，名曰《拾遗》。

正史自《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五代史》而外，注者鲜矣。草茅之论议未准于朝家，晚近之传闻惧违于古训。无开局辟官之诏，则廩饩不给；乏甲乙缥帙之藏，则识见弗周。其称引淹雅、论议详正，若裴松之、颜师古之流，因文见义，为史氏功臣，指不多屈。矧耶律氏发迹边陲，经纶草昧，方诸前哲，我任其难。且余微窥先生之用心，非特订缪补亡已也，盖别有旨趣存焉。当今车书混一，八荒在宥。大同国之屏翰，关东国之根本。幽、蓟、涿、易，实畿甸洪基，万年永赖。辽之旧疆视汉扶风、冯翊为尤重，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注史之义，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余于先生通家年少，不以余之固陋属序于余。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先生有焉。

营庭录序

呜呼，小学之不明于世久矣。音韵既殊，形体亦变。经史法语之文能考订者谁乎？而俗尚随时，则又莫可信从。尝记幼时举“熬”字问塾师，师以指画肚久之，曰：“字书有烹、煎、炆、炙等字，无若说也。且儿曹读书，取科第《四子书》专经外，不宜纷杂究心，安用识此奇字为？”余唯唯而退。稍长，读昌黎陆浑《山火诗》云“□炮煨熬熟飞奔”，“熬”字居然入咏。顾一切屏弃，不令学者得窥视，何耶？恨余天性失记，有言若忘帚之叹。日取片纸录所见闻，藏之笥篋。又苦其散漫无稽也，思铨次而排纂之。提纲挈领，粗有条绪。虽文不备载，义不尽举，而恒言杂用务征来历，间出鄙意附焉。名曰《营庭录》，以所见者小也。《语》云：

“不贤者识其小者。”某虽不贤，为之犹贤乎已。昔扬子云录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之语，作为《方言》。其后颜之推有《正俗音字》，颜师古有《匡缪正俗》^①，赵叔向之《肯綮录》，焦■之《俗用杂字》。古人留心斯道盖亟亟矣，余又乌敢颉颃名贤，妄希售世。将以付之儿子，教之略识大概，俾侍坐于先生长者之侧，不至如瞽者之无相，而吃者之酬答，或瞠目如注射，斯幸矣。宋庐陵孙弈季昭氏著《尔儿编》，其自序云：“上不能进之于圣贤之域，下不能引之于利禄之途。以平生之末学示之，使后世贤广吾意，不贤毋谓吾不汝诲也。”履斋之旨殆与余合，故重述焉，小子识之。

春鳧诗稿序^①

诗，乾坤之清气也，作诗者非钟夫清气弗能为也。四时之清气，莫尚乎秋。秋之为声也，静夜无尘，天籁徐响，倾耳听之，泠然善也。忽焉郁懔涛怒，震荡而不可遏，骇人心目，惟诗亦然。澹远者神也，坚凝者质也。而一以气行之，然而非专任夫气也。学以裕之，情以通之，识以持之，理以析之。体物工而性灵出，予以征内养之醇，而造孤诣之极。

药林先生为诗且五十年，既寿而康，至老不衰。匡居茆屋之下，恬吟密咏以自娱乐，岂非有得于两间之清气者乎？编年、别集传刻者屡矣，今又哀其近作将付梓人，属序于某。先生与先征君称至交，生平知己，一人而已。某又获游宗匠之门，知先生最稔。其学深，其情挚，其识高，其理明，粹乎冲穆之容，渊乎汪洋之度。盖有德者之言，而非世之□章摘句与一切矜奇炫博靡靡曼曼之所敢希望其后尘也。不才无似，奚以应命无已，则举先生自言可乎？《皕亭看梅》云：“吟诗厌作寻常语，一字铅华不肯安。”《邻尉看梅》云：“梅花主掌春权柄，风雨收将入苦吟。”剪刀